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沈从文文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沈从文文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沈从文文选

主编 国 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1)

沈从文文选

国宾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08号)

激光照排 金穗智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

责任编辑 铁山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0 印张

版次 2001年1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80506-966-2/I·370

定价:20.00 元

沈从文

名人春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尚有休芸芸、凤哥等。湖南省凤凰县人，1902年生。他的家庭原是当地名流，祖父沈洪富，20岁获满清提督衔，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父亲沈宗嗣，也在军中供职，作过裨将，当过上校军医官，后为中医院长。军人世家的期望使沈从文很早进入私塾，然而，他却不能容忍那逼窄的天地，经常逃学，到处与大自然为友，“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幼年与大自然的交往和行伍的生活体验，不仅培养了他精细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1922年，年仅20岁的沈从文抛开在湘西军队中很有希望的前程，结束了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告别了熟悉的边城。来到人地生疏的北平。到北平后，他报考大学遭到失败，又不愿做仰人鼻息的小职员，于是在失业、贫困和世人的白眼中，一面到北大旁听、到京师图书馆自学，一面在公寓“窄而霉小斋”中开始伏案写作，以每千字五毛左右的最低市价卖文维生。然而，创作对于一个小学尚未毕业、标点符号的使用还不熟悉的人来说，谈何容易啊！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他的投稿

均如泥牛入海，甚至还遭到某编辑的当众嘲笑。可是，他仍旧“简单愚直”“坚忍不拔”，在孤独寂寞中埋头写作。正当他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时，获得了郁达夫、徐志摩以及胡也频、丁玲等人的帮助。此后，沈从文的作品越来越频繁见诸《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刊》等刊物上。

1926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前者出至4期，后者出至8期，终因资金不足停刊。尔后，他改执教鞭，曾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1933年9月，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由于他和同人的勤奋努力，报业趋兴旺，成为北方作家群的主要文学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从文南下武汉、长沙，再继续西行，经贵州入滇去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因出书困难，较少写作，但他并不搁笔。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与此同时，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

解放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虔敬尽职，长年累月在千万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来转去，孜孜不倦地专注于古代文物研究，除极少数诗和散文以外，基本上中断创作，他慢慢地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78年，他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应邀访美，

受到美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1988年5月10日病逝。

目 录

题 记	(1)
引 子	(7)
常德的船	(12)
沅陵的人	(21)
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	(33)
沪溪·浦市·箱子岩	(40)
辰溪的煤	(48)
沅水上游几个县份	(53)
凤 凰	(62)
苗民问题	(76)
湘行散记	(79)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79)
桃源与沅州	(87)
鸭窠围的夜	(95)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102)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109)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119)
箱子岩	(128)
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	(135)
老 伴	(141)
虎雏再遇记	(148)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156)

滕回生堂的今昔	(166)
市 集	(173)
游二闸	(177)
街	(184)
昆明冬景	(188)
云南看云	(193)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198)
怀昆明	(204)
芷江县的熊公馆	(209)
天安门前	(217)
春游颐和园	(220)
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	(227)
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	(232)
湘西苗族的艺术	(239)
过节和观灯	(245)
端午节给我的特别印象	(245)
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	(247)
灯节的灯	(251)
引 子	(257)
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一)	(257)
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二)	(259)
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三)	(261)
沈从文致张兆和	(263)
在桃源	(263)
小船上的信	(265)
泊曾家河——三三专利读物	(268)
水手们——三三专利读物	(270)
泊兴隆街	(274)

河街想象	(276)
忆麻阳船	(278)
过柳林岔	(280)
泊缆子湾	(283)
今天只写两张	(286)
第三张	(289)
过梢子铺长潭	(291)
夜泊鸭窠围	(294)
第八张	(297)
梦无凭据	(299)
鸭窠围的梦	(300)
鸭窠围清晨	(302)
歪了一下	(306)
滩上挣扎	(308)
泊杨家岨	(314)
潭中夜渔	(317)
横石和九溪	(320)
历史是一条河	(326)
离辰州上行	(328)
虎雏印象	(329)
到沪溪	(331)
沪溪黄昏	(333)
天明号音	(335)
到凤凰	(337)
感慨之至	(338)
辰州下行	(340)
再到柳林岔	(342)
过新田湾	(345)

重抵桃源	(348)
尾 声	(350)
沈从文致沈云六	(350)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352)
遥 夜	(355)
流 光	(366)
狂人书简	(370)
给低着头的葵	(370)
给到×大学第一教室绞脑汁的可怜朋友	(373)
给师傅的信	(376)
给我将变老祥的大表哥	(379)
到北海去	(382)
西山的月	(387)
一 天	(391)
水 车	(401)
生之记录	(405)
Laomei, zuhen!	(417)
小草与浮萍	(423)
海上通讯	(428)
废邮存底	(432)
公寓中	(444)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452)
黑 魘	(464)
绿 魘	(474)
白 魘	(495)
雪 晴	(502)

题记

我这本小书只能说是湘西沅水流域的杂记，书名用“沅水流域识小录”，似乎还切题一点。因为湘西包括的范围甚宽，接近鄂西的桑植、龙山、大庸、慈利、临澧各县应当在内，接近湘南的武冈、安化、绥宁、通道、邵阳、溆浦各县也应当在内。不过一般记载说起湘西时，常常不免以沅水流域各县作主体，就是如地图所指，西南公路沿沅水由常德到晃县一段路，和酉水各县一段路。本文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时，即沿用这个名称，因此现在并未更改。

这是古代荆蛮由云梦洞庭湖泽地带被汉人逼迫退守的一隅。地有五溪，“五溪蛮^①”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传称马援征蛮，困死于壶头山，壶头山在沅水中部，因此沅水流域每一县城至今都还有一伏波宫。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洞灵，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尤其是与《楚辞》不可分的酬神宗教仪式，据个人私意，如用凤凰县苗巫^②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作根据，加以研究比较，必尚有好

① 五溪蛮：五溪，指沅水上游及其支流——酉、巫、武、辰、沅，合称五溪。五溪蛮，为历代统治者对居住在五溪流域的湘西少数民族的统称。

② 苗巫：苗族巫师。

些事可以由今会古。土司制度^①是中国边远各省统治制度之一种，五代时马希范^②与彭姓土司夷长立约的大铜柱，现今还矗立于酉水中部河岸边，地临近青鱼潭，属永顺县管辖。酉水流域几个县份，至今就还遗留下一些过去土司统治方式，可作专家参考。屯田练勇改土归流^③为清代两百年来处理苗族方策，且是产业共有共享一种雏形试验。辛亥以来，苗民依旧常有问题，问题便与屯田制度的变革有关，与练勇事似二而一。所以一个行政长官，一个史学者。一个社会问题专家，对这地方的过去、当前、未来如有些关系，或不缺少研究兴味，更不能不对这地方多有些了解。

又如战争一起，我们南北较好的海口和几条重要铁路线，都陆续失去了，谈建国复兴，必然要从地面的人事经营和地下的资源发掘做起。湘西人民常以为极贫穷，有时且不免因此发生“自卑自弃”感觉，俨若凡事为无所限制，无可奈何。事实上，湘西的桐油、茶叶、木材、竹、棕，都有很好的出产。地下的煤铁虽不如外人所传说富厚，至于特殊金属，如锑、砒、银、钨、锰、汞、金，地下蕴藏都相当多。尤其是经最近调查，几个金矿的发现，藏金量之丰富，与矿床之佳好，为许多专家所想象不到。湘西虽号称偏僻，在千五百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可是到如今，它的地位也完全不同了。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穿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并且战争已经到了长江中部，有逐渐向内地转移可能。湘西的咽喉为常德，地当洞庭湖口，形势重要，在沿湖各县数第一。敌如有心冒险西犯，

① 土司制度：封建王朝以土司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

② 马希范：五代时后梁之楚王。

③ 改土归流：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制，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项政治措施。

这咽喉之地势所必争，将来或许会以常德为据点，作攻川攻黔准备。我军战略若系将主力离开铁路线，诱敌入山地，则湘西沅水流域必成为一个大战场——一个战场，换一句话，可能就是一片瓦砾场！“未来”湘西的重要，显而易见。然而这种“未来”是和“过去”、“当前”不可分的。对于这个地方的“过去”、和“当前”，我们是不是还应当多知道一点点？还值得多知道一点点？据个人意见，对于湘西各方面的知识，实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门的专家，或是一个较细心谨慎客观的新闻记者，用“湘西”作为题材，写成他的著作，不问这作品性质是特殊的或一般的，我相信，对于建设湘西、改造湘西，都重要而有参考价值。因为一种比较客观的记载，从简略而多缺点，依然无害于事，它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至于我这册小书，在本书的《引子》上即说得明明白白：只能说是一点“土仪”，一个湘西人对于来到湘西或关心湘西的朋友们所作的一种芹献。我的目的只在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来到湘西为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并希望这本小书的读者，在掩卷时，能对这边鄙之地给予少许值得给予的同情，就算是达到写作目的了。若这本小书还可对这些专家或其他同乡前辈成为一种“抛砖引玉”的工作，那更是我意外的荣幸。

我生长于凤凰县，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个地方大约住过六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毕的业。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也较熟悉。去乡约十五年，去年回到沅陵住了约四个月，社会新陈代谢，人事今昔情形不同已很多。然而另外又似乎有些情形还是一成不变。我心想：这些人被历史习惯所范围所形成的一切，若写它出来，当不是一种徒劳。因为在湘西我大约见过两百左右年青

同乡，除了十来个打量去延安，为介绍有关熟人写些信，此外与一些人谈起国家大事、文坛掌故、海上繁华时，他们竟像比我还知道的很多。至于谈起桑梓过去当前情形，却茫然发呆。人人都知道说地方人不长进，老年多保守顽固，青年多虚浮繁华，地方政治不良，苛捐杂税太多，特别是外来人带着一贯偏见，在各县以征服者自居的骄横霸蛮态度，在兵役制度上的种种苛扰。可是都近于人云亦云，不知所谓。大家对于地方坏处缺少真正认识，对于地方好处更不会有何热烈爱好。即从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观察，不特知识理性难抬头，情感勇气也日见薄弱。所以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空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因此这本书的最好读者，也许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

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常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此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了！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譬如就湘西地方商业而论，规模较大的出口货如桐油、木材烟草、茶叶、牛皮、生漆、白蜡、木油、水银，进口货如棉纱、煤油、烟卷、食盐、五金，近百年来习惯，就无不操纵在江西帮、汉口帮大商人手里，湘西人是从不过问的。湘西人向外谋出路时，人自为战，与社会环境奋斗的精神，很得到国人尊敬。至于集团的表现，遵循社会组织，从事各

种近代化企业竞争，就大不如人。因此在政治上虽产生过熊希龄^①、宋教仁^②，多独张一帜，各不相附。军人中出过傅良佐^③、田应诏^④、蔡巨猷，对于湖南却无所建树。读书人中近二十年来更出了不少国内知名专门学者，然而沅水流域二十县，到如今却连一个像样的中学还没有！各县虽多财主富翁，这些人的财富陈被动的派捐绑票，自动的嫖赌逍遥，竟似乎别无更有意义的用途。这种长于此而拙于彼，仿佛精明能干，其实糊涂到家的情形，无一不是负气与自弃结果。负气与自弃影响到政治方面，则容易有“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观念，少弹性少膨胀性，少粘附团结性，少随时代应有的变通性。影响到普遍社会方面，则一切容易趋于保守，对任何改革都无热情难兴奋。凡事惟以拖拖混混为原则，以不相信不合作保持负气，表现自弃。这自然不成的。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每个湘西人都有涤除这羞辱的义务。天时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宜努力的，是肯虚心认识人事上的弱点，并有勇气和决心改善这些弱点。第一是自尊心的培养，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即以游侠者精神而论，若缺少自尊心，便不会成为一个站得住的大脚色。何况年青人将来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人得失荣辱为重要。

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我这本小书所写到的各方面现象和各种问题，虽极琐细平凡，在一个有心

① 熊希龄：凤凰县人，光绪进士。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辛亥革命后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② 宋教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湘西桃源县人。

③ 傅良佐：湘西乾州人，段祺瑞执政时任陆军总长。

④ 田应诏：湖南凤凰人，曾任湘西镇守使。

人看来，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值得深思！

（原载 1939 年 1 月昆明《今日评论》第 1 卷第 2 期）